



琴台客聚 彥火

《英雄交響曲》與英雄國度

提起貝多芬，人們不免想起他的代表作《英雄交響曲》。這是他為拿破崙而寫的。

貝多芬的政治主張是傾向共和制，他主張無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的獨立。

他渴望建立國家的「共和民主政府」，他幻想未來將產生一個英雄的國度，由勝利之神建立。

在拿破崙的身上，他看到一種英雄壯烈的氣概。

因此，他以拿破崙為題材寫下《英雄交響曲·波拿巴》(1804年)，波拿巴即拿破崙·波拿巴，他把拿破崙描寫成「一個革命的天才」。

後來貝多芬得悉拿破崙稱帝——政制大倒退，他為之大發雷霆，憤慨地嚷道：「那麼他也不過是一介凡夫俗子！升到眾人之上，成了獨大寡頭！」

貝多芬撕毀原來樂典的題辭，換上「英雄交響曲——紀念一個偉大的遺蹟」。語帶雙關。

據音樂傳教士劉恒渭教授說：「本曲第二樂章是送葬進行曲，這是第一首把送葬進行曲當做交響曲樂章之一的曲子，此可以認為貝多芬是第一位把音樂平民化的作曲家，因為在此之前，作曲家都為貴族服務，作為貴族

娛樂之用，供貴族娛樂使用的樂曲，按理應該不會使用送葬進行曲。」

劉教授又說：「作此曲的時期，貝多芬正經歷耳疾的痛苦而曾想自殺後再圖振作的過程，則此時寫作這首《英雄交響曲》就非常的合理。」

這是貝多芬在人生低谷中的奮起和反戈一擊！

貝多芬一生沒有結婚，只有一個兒子。

他的兄弟卡爾1815年去世，遺下一個兒子。

貝多芬經歷無窮的訟案，取得侄子的監護權。

他把侄子稱作「我親愛的兒子」，視如己出，寵愛有加。

但這個侄子卻不領情，對伯父的苦心勸導當作耳邊風，平常不學無術。而且公開宣稱「因為伯父要我上進，所以我得更下流」。

這個不肖侄子，甚至於1826年在自己頭上開了一槍，他沒有死，倒是貝多芬差點嚇得喪命。

侄子的忤逆，使貝多芬陷入悲苦的深淵。

現世的不幸和苦難，讓貝多芬的創作轉而走向另一極端：從事於謳歌歡樂的創作。

他此後所作的交響曲，大都與歡樂有關——他刻意向命運挑戰！

(讀《巨人三傳》札記，之七)



大地遊走 周齡齡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長江篇西藏、長江源頭情和緣

到西藏一遊，那是很多人窮一生的夢想！

而我，進藏不是旅遊，而是為了替我親愛的父母親圓夢。

1996年，媽媽病重，之後3年，媽媽一直和惡疾搏鬥，這期間我和媽媽更親密無間，歷史人生，教育旅遊，我們無所不談。3年來，媽媽一直在我耳邊深情訴說着：「全中國34個省級行政區，只有安徽的合肥，和西藏的拉薩這兩個省會，我和你爸爸從未踏足。我們曾攀登黃山，因此已曾踏上安徽省的土地；只有西藏自治區，我們全然未能到達啊。」每當媽媽說到西藏，她那美麗的大眼睛裏，滿眶都是失望和遺憾……

爸爸年輕時親歷國家飽受苦難，百姓飢寒交迫、流離失所的悲慘歲月，善良勇敢的他們為此踏上教育之路；他倆相信，知識改變命運，教育下一代能讓國強民安。爸爸一生深愛自己的國土，因為愛，他倆走遍了全中國的省份，他們要感受國家大地的壯麗山河，明媚風光；他倆要看望祖國大地上生活的同胞，了解和感受他們的生活。

「女兒啊，我多渴望和你爸爸到西藏拉薩，看看布達拉宮，看看現在的藏族同胞；我們更要到長江源頭去，親親我們的母親河，看看長江源頭第一橋，跟守護着長江第一橋的解放軍說聲好，那該是多麼幸福美滿的事啊！」每當媽媽說到西藏、說到拉薩、說到長江源頭，她那慈愛的眼睛總閃耀着祈盼和希望的亮光，閃亮閃亮……

「但現在的身體狀況，我恐怕……」躺在醫院病床上的媽媽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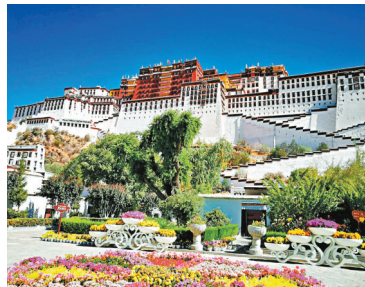
傷心，她閉上秀麗的眼睛，眼淚在臉龐上滑滴而下……我的心好痛，心裏淚如泉湧。我知道，到西藏，到拉薩，到長江源頭，那是爸爸心中最大的心願；作為她的女兒，能夠為爸爸達成這最大的心願，那是女兒對爸爸最好的孝報。

我要進藏了，進藏目標非常清晰：拉薩、長江源。為防高原反應的危險，喜歡獨自在大地隨意遊走的我，竟提早準備，在出發前的3個月，已在香港找上旅行社，請求安排行程；旅行社回覆說：「這樣的行程安排異乎尋常，難辦到。」我聯絡曾到西藏的朋友，找到當地的藏族人導遊，希望能代辦行程，導遊回覆說：「來回長江源頭路程艱辛，罕有遊人如此安排，我未能代辦。」

我很失望，更有點害怕，原來從拉薩到長江源頭的路程非同尋常，距離近750公里，來回就是1,500公里；路途中走的，全是在海拔4,000到5,200公尺的青藏高原腹地上，幾乎全是荒涼遍野的無人區；只能以越野車行走，要走四天三夜——您想想，這真是遙遠和艱苦的路程啊！怎麼辦？退縮嗎？我整整遲疑了一秒鐘。

「走，勇敢地向前走，不管是在天邊，還是在海底，只要有一口氣，我一定要到達我的目的地，我一定要圓滿達成我父母的心願！」二話不說，我訂購了到昆明，然後轉機到拉薩的機票。

沒有旅行社，沒有導遊，沒有預訂酒店，沒有交通安排的西藏、長江源頭之旅，就在我的前面徐徐展開了神秘莫測的序幕……



●西藏布達拉宮是父母的夢想之地。作者供圖



水邊留痕 少爺兵

烏鴉還嫌黑豬黑

採訪港聞30年的資深記者行家K君，終於榮休了！

本來還未到退休年齡的他，坦言在其經濟能力尚可時提早離開職場，主要是不想再從事「言不由衷」的傳媒人，明知事實真相卻要因種種原因，經常被迫「睜大眼窩大話」，這等裝聾扮啞的工作環境，他是待不下去了，想繼續堅持做個政治中立的傳媒人。

對有政治思想偏激的電視台新聞報道員被炒，K君表示大快人心，因專業而有操守的傳媒，理應在報道新聞時要「實事實報」，若不斷有誇大其詞的標題或嘩眾取寵之言，已令這傳媒機構失去公信力，更會淪為別有用心的人的「打手」而已；「傳媒的專業形象在過去的幾年裏，早已蕩然無存，見到更多的是那些自私自利的，在人家質疑他的做法不合情理邏輯時，他們就會說：『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呀！』等藉口，不就是個怨氣上身、見識狹小之徒，為刷存在感，不惜無中生有，添油加醋是他們的本事，習慣站在他們所謂『崇高理想』的制高點，偽裝成正義的使者，去審判善良的人……唉，真不明白，香港社會為何有此等『無皮無臉』，兼且言行可恥又無恥的市民！？」

友人K君指最近看到某人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仍在押的，竟然抱怨為什麼阿某某不用被拘押或坐牢呀？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，不少人表示：「簡直笑爆大家的嘴，那些人不是經常將『不罵灰，齊上齊落』的說話掛在嘴邊嗎？如今不單止是『兄弟犯事，各自走人喇！』還一副『烏鴉還嫌黑豬黑』的嘴臉；哈哈，無利益可圖即散的他們，此結局不是意料中事嗎？有什麼好抱怨的！相信在陽光底下，他們的背影都會顯示出一隻又一隻的魔鬼形態，不足為奇矣！」

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老房子

住在一幢舊房子裏，因為實在太舊了，所以每天都有點擔心，特別是這些年，病毒四散，舊房子的喉管老化，周圍的環境沒有人特別打理，也沒管理處，全靠十幾戶人自律。

朋友都喜歡我這間老房子，我自己對它也是戀戀不捨，不知什麼時候要跟你別過！

也因此很享受此刻生活，儘管每天都有些問題困擾，不過仍然告訴自己盡量享受住在這房子的每一天！

我喜歡舊房子，十幾年前我還很幸運找到一間也是三層的舊房子，它在以前荔園後面的小山坡上，很隱蔽，叫做鐘山台。那裏全是三層高的房子，我住在二樓，空氣很好，左鄰右里也很好。那時候朋友都愛來我家玩，天天家裏都很熱鬧，每個朋友來了見到我那間舊房子都驚為天人，十分喜歡！驚歎今時今日到這裏找到如此精彩的房子！

這些老房子不知幾多地產商眼甘甘，幸運的是幾

乎所有業主都不放手，不肯被人魚肉，大家都要繼續享受這些罕有的老房子，只要肯好好地保護它、照顧它，相信它的生命可以延長得更久！我的朋友們都很喜歡我的房子，說要我轉讓給他們，聽朋友如此讚賞心中便有沾沾之喜！老房子，真的愛你！

但這個年代，這個香港，人口稠密，地方細，什麼人也擠進來，政府非常好人，什麼人也接收，完全不顧市民的生活質素、生活環境，人來了設法分房屋給他們，原來的香港人無奈又哀愁，買不到房子，租不起屋，等不到政府房屋，可以怎樣？生活完全沒有意義！香港人為了房屋問題、為了生活，欲哭無淚！



●朋友都很喜歡這房子。作者供圖



落地觀察 湯禎兆

抗疫噩夢

之前一個家長分享，在孩子上全級性的課堂時，有學生舉手，老師揀選她後，她開味高峰說：「爸爸在打媽媽。」

要知道全級同學聽到，其他家長也聽到。老師當然立刻有叫社工跟進，之後便要若無其事地上課。幸好在畫面上並沒有什麼驚嚇的影像出現，要知道很多孩子在上課時，其實不是開老師的畫面，而是會在不同的方式之間切換，很多時候是看其他同學的畫面，後來學校和社福機構也有派人跟進。

上課，還有監察和照顧孩子的功能。

因為抗疫所衍生的問題逐漸浮現，美國的醫生朋友說：「診所開始復業，因為缺運動缺醫療支援的一年，不少病人回來，出現很多腎功能失調。另外是因為非緊急疾病服務停了一年，太遲發現的慢性疾病和癌症數字上升，醫生天天都要向前來的病人公布壞消息，非常疲憊。還未計大量因疫症而來的抑鬱及精神病案例不斷增加，難怪很多外國地方會抗議抗疫。當地人都覺得不值得為單一疾病而犧牲那麼多，而這樣的想法在醫護間也不見，尤其是非呼吸系統或流行疾病的分科，因為他們那科都犧牲太多。」

進入疫情的第二年，我們將要面對更多問題，而很多都是無關痛癢的。疫苗真的有效？旅遊業、飲食業、課外活動、校界等等，真的能復甦？希望我們能捱得過去吧。

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紫陌紅塵拂面來，無人道看花回。清明時節，鶯飛草長，雜樹生花，出門俱是看花人。桃紅李白，梨花勝雪，荷澤牡丹，武大櫻花。無一例外，萬眾目光所在，花是唯一主角。扶持陪襯在四周或淺或淡的綠葉，雖不可或缺，卻也鮮有人會留意。

今年清明前後，吳孟達、廖啟智、黃樹棠等黃金配角相繼因病逝世的傳聞，如潮水一般，在香港和內地的社交媒體上，掀起了巨大的追思浪潮。尤其是吳孟達和廖啟智，戛然而止的生命休止符，恍若開啟了無數網友傷逝的情感閘門，他們從藝生涯裏飾演過的各路小角色的片段，在網絡上被反覆播放、解構、品讀，有些還被做成了表情包，成了無數人表達日常情緒的必需品。在這場集體無意識的懷舊追憶中，每一個當初看片或追劇時，不曾特別留意過的橋段，彷彿被重新注入了意味深長的人生哲學，愈看愈覺得戲如人生，皆是你我。

比如人生定格在66歲的廖啟智。廖啟智的一生，像極了大部分普通人的人生。從1979年進入藝員訓練班開始，超過40年的演員生涯，參演的電視劇過百部，參演的電影也近百部。毫無例外，全部都是配角。有的角色，可能連名字也沒有。身材中等、相貌平平，應該是阻礙他成為影視劇男主角最大的障礙。眼看著同期藝員訓練班

綠葉人生的共鳴

的同學，憑藉姣好的容顏出眾的身材，名利雙收粉飾如雲；眼看著同演一劇的男女主角們，名滿天下寶馬香車。他認命，並不沮喪。像大部分普通的香港人一樣，廖啟智出自基層家庭，但絕不放棄努力力拚的機會。從龍套到小角色，再到台詞較多的配角，再到金像獎最佳配角提名，再到拿到金像獎最佳配角，再到觀看看到他熟悉的臉，卻不能一口叫出他的名字。

演員職業之外，也像大部分普通人一樣，結婚生子，夫妻恩愛，養家糊口。年過半百了，忽然痛失幼子，白髮人送黑髮人……人生的喜怒哀樂悲苦惆悵煎熬焦慮，一樣也沒有錯過。

作為普通人，我們又何嘗不是如此。庸庸碌碌，忙忙碌碌。無所畏懼地來，瞻前顧後地活，患得患失地過，猝不及防地走。前陣子「為什麼愈來愈多的人為容貌焦慮」的問題，衝上了社交媒體的熱搜榜。顏值即機會、顏值改變命運、顏值就是競爭力，乃至顏值即正義的回答，排在了高讚榜的前列。細細想來，引發容貌焦慮的深層次原因，必定有一條：不甘心因為容貌平庸而始終居於配角的位置。在世俗的萬千目光裏，能贏得驚鴻一瞥的，無非是生就一張顏倒眾生的臉。再深究下去，醫美整形之所以能大行其道，正是愈來愈多自覺先天容顏普通的人，期望通過後

天人力的修補調整，換得一張賞心悅目的臉。不求藉此能徹底改換命運，至少在自我人生的小圈子里，能贏得一些站在中間位置的機會。

生而為人，誰不想成為光芒萬丈的主角？誰又甘願由始至終，都為他人做綠葉？

多年之前，訪問過許多粵劇演員。有一個專做丑角的演員朝我發過一頓半騷。他說：「現在的劇本和劇團，都只圍着正印花旦和正印小生轉，其他角色得不到重視，好似可有可無。你說，這樣長此以往，哪還有年輕人願意繼續投身粵劇？」臨了了，他又感嘆，做大戲，生旦淨末丑，離了哪個角色都不行，都不好看。

戲猶如此，人生亦如此。



●圖片是鄉下庭院裏開得正好的薔薇花，花好還須綠葉扶持。作者供圖